

こころ



夏
目
漱
石

林
峻
碧
——
譯

林陵碧——記

夏目漱石

二

2000

心——夏目漱石探究人性代表作

こころ

作 者 夏目漱石

譯 者 林皎碧

主 編 李映慧

助理編輯 陳蘊柔

總 編 輯 陳旭華

電 郵 ymal@ms14.hinet.net

社 長 郭重興

發行人兼 曾大福

出版總監

出 版 大牌出版 /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-2號9樓

電 話 +886-2-2218 1417

傳 真 +886-2-8667 1851

印務主任 黃禮賢

封面設計 白日設計

排 版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

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

定價 280 元

初版一刷 2014年5月

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（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心：夏目漱石探究人性代表作 / 夏目漱石著；林皎碧譯。-- 初版。-- 新北市：大牌出版：遠足文化發行，2014.05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86-5797-16-4(平裝)

861.57

103005896

目次

老師和我

005

雙親和我

099

老師和遺書

147

〈譯後記〉

念茲在茲。非心之心。

273

目次

老師和我

005

雙親和我

099

老師和遺書

147

〈譯後記〉

念茲在茲。非心之心。

273

老師和我

我總是稱呼那個人為老師，所以在此也僅稱老師而不說出真實姓名。這與其說是顧慮世人的蜚短流長，不如說是我感覺這樣比較自然。每當我想起那個人時，就忍不住想喚一聲「老師」。即便此刻執筆的心情也是如此，我實在不願意使用其他生疏的稱呼。

我和老師是在鎌倉認識。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年輕的學生，收到暑假前往海邊度假友人邀約我一定要去的明信片。於是，我花了一、三天籌足旅費就出門了。但是，我到鎌倉還不到三天，邀我前往的友人突然收到要他即刻返鄉的電報。電報上說他母親生病，不過友人並不相信，因為家鄉的父母親一直強迫友人答應一門他不喜歡的婚事。依現代人的習慣，友人認為他還不到結婚的年齡，但主要原因還是他並不中意那個結婚對象。因此，他暑假不願回鄉，故意躲在東京附近遊玩。他把電報給我看，問我如何是好？老實說我也不知該如何是好。不過要是母親真的生病了，理應回去探望。於是他決定回鄉，留下特意跑來的我，一個人孤單在此。

因為離開學還有一段時日，留在鎌倉或回去都可以，最後我決定暫時留在原

處。友人是中國地方¹某企業家的兒子，雖然沒有錢財上的顧慮，不過因為還在就學，年紀也尚輕，生活條件和我並無差別。因此，縱使剩下獨自一人的我，倒也不必再去尋找適合一個人的住處。

我的住處位於鎌倉的偏僻地方。假如想享受一下撞球或冰淇淋之類的時髦玩意，就得走上好長一段田埂路。若是叫車的話，可得花上二十錢的車資。這裡到處都是私人別墅，由於靠近海邊，非常適合從事海水浴等玩樂。

我每天都前往海邊。通常都是穿過一間間老舊、燻黑的茅草屋，往下走到海邊一帶，沙灘上到處是避暑男女，熱鬧得會讓人以為這是都會人居住的地方。海面上有時也會如澡堂般萬頭攢動。不認識任何人的我，也置身在這熱鬧的情景中，舒服地躺在沙灘上，或在海水中奔跑任由海浪拍打，真是愉快。

其實，我就是在這種雜沓之間，遇上老師。當時，海岸邊有兩家茶屋。我偶然進入其中一家後，就習慣跑到那家茶屋。這裡和長谷一帶的大別墅不一樣，沒有個人專屬更衣室，避暑客都得使用公用更衣室。他們在這裡喝茶和休息外，也在這裡

¹ 中國地方指位於本州西部的鳥取、島根、岡山、廣島、山口等五縣。

清洗泳衣，盥洗身體，順便寄放帽子或傘。連不更換泳衣的我，因為害怕攜帶物被盜，每當要去海邊玩耍時，也會把身上一切物品交給茶屋保管。

2

我在這家茶屋遇見老師時，他剛好脫掉衣物，準備下水。我恰好相反，全身濕淋淋、從海水中迎風上來。兩人之間，則是黑壓壓的萬頭攢動。若非有什麼特別情形，也許我就這樣和老師擦身而過。儘管在如此混雜的海濱，如此散漫的我，之所以一眼就注意到老師，是因為他的身旁伴隨著一個洋人。

那個洋人皮膚白皙，一進茶屋，立刻引起我的注意。他把身上的傳統日本浴衣脫掉後，隨手扔在行軍椅上，雙臂交錯環抱在胸，面向大海佇立。他的身上除了一條我們慣穿的褲叉²外，什麼都沒穿。這讓我感到十分驚訝。兩天前，我前往由井附近海邊，蹲在沙灘上好一陣子，觀看洋人入海玩耍的情形。因為我位於略高的山丘，旁邊就是飯店的後門，看到不少男人進去清洗身體後出來，沒有一個人是露出腹部、手臂或大腿。女人更是把身體包得緊緊的。大致上，都是頭戴橡皮製泳帽，

棗紅色、藏青色或藍色的泳帽忽隱忽現於波浪間浮沉。曾親眼目睹這種情景的我，對於僅穿一條褲叉就站在大庭廣眾之下的洋人，感到很新奇。

不久，他轉向身旁正彎腰撿起沙灘上毛巾的日本人，兩人交談一、兩句。日本人撿起毛巾，立刻把頭包起來，他們就往大海的方向走去。那個人，正是我所說的老師。

我純粹是好奇心，一直凝望著兩人並肩前往海邊的背影。他們直接踏著浪花，穿過淺灘的熱鬧人潮，走到較為寬敞的地方，兩人開始往海域游過去，直到頭看起來愈來愈小，然後折返一直線游回岸邊。一返回茶屋，也不以井水淋洗，只是稍微擦拭身體，便穿上衣服匆匆離去。

他們離開後，我又坐回原來的行軍椅上抽菸。當時，我不斷思索老師那一張臉孔，總覺得曾經在哪裡見過。可怎麼也想不起來，我曾在何時、何地見過？

當時，與其說我是悠哉悠哉，不如說是百無聊賴。因此，翌日我故意算準會遇到老師的時間，又跑到茶屋。只看到老師一人戴著草帽來，沒看到洋人。老師把眼

2 原文為「猿股」，為日本獨特的男性內褲，從腰部包到大腿。

鏡放在台上，用毛巾把頭包起來，快步走向海邊。

當我看到老師像昨天那樣穿過熱鬧的人潮，一個人獨自游泳時，突然有股想追過去的衝動。我從水淺處跑到水深至頭部的地方，以老師為目標游過去。不過，老師和昨天不一樣，他以一種奇妙的弧線方向開始游回岸邊。因此，我想和他相遇的目的並未達成。我趕緊上岸，甩著都是海水的雙手走進茶屋之際，老師已經穿好衣服與我擦身而去。

3

翌日，我又在相同的時間前往海邊看到了老師。翌日的翌日，我又重複同樣的事情。但是，兩人之間卻一直沒有搭訕或打招呼的機會。加上老師好像不善與人交際，總是在固定時間飄然而來、飄然而去。無論周遭如何熱鬧，他幾乎是視若無睹。此後，也從沒看到最初和他一起來的洋人，老師總是獨自一個人。

有一次，老師像往常一樣從海邊回來，在一如往常的地方更換浴衣，不知為何浴衣上沾滿沙子。老師為抖落沙子，往後將浴衣甩了二、三下。結果放在衣服下方

的眼鏡，突然從板子空隙掉落。等到老師穿上白底藍花紋浴衣、繫好腰帶時，才察覺眼鏡不見了，急忙到處尋找。我立刻鑽到椅子下方，把眼鏡撿起來。老師說了聲謝謝後，從我手中接過眼鏡。

翌日，我跟在老師後面跳進海水，並且和他往同一方向游去。游到海域中好一段距離，老師才轉頭跟我說話。在這一片遼闊的碧海上，除了我們兩人外，別無旁人。強烈的陽光照射在眼前無垠無涯的山水間。我自由自在、滿心歡喜地在海上伸展活動肢體。老師突然停止手腳運動，仰躺在海面上。我也模仿他的動作。蔚藍天空中閃亮的光芒照射在我的臉上，讓眼睛刺痛得睜不開。我不禁高聲大喊：「真是爽快啊！」

不久，老師換成一個站立海中的姿勢，催促我：「該回去了吧？」相較之下，體格較強壯的我，很想繼續在海中遊玩。不過老師話一說完，我立刻回答：「好！回去吧！」於是，兩人順著原路線游回岸邊。

從此以後，我和老師變得熟絡。但是我並不知道老師住在哪裡。

事隔兩天，也就是第三天下午吧！我和老師在茶屋見面時，老師突然問我：「你打算在這裡待很久嗎？」不曾想過這件事的我，對於這個問題，腦海中根本沒

譜，順口就回答：「還不知道。」但是，看到老師默不作聲地笑著時，我突然感到非常不好意思。不得不反問：「老師，您呢？」這是我稱呼他為「老師」的開始。

當晚，我去老師投宿處拜訪。他的投宿處和一般旅館不一樣，是位於寺廟的廣闊境內中一棟像別墅的建築物。我也知道住在那裡的人並非老師的家人。我一直「老師」、「老師」叫個不停，他只是苦笑。我解釋那是我對年長者的一種習慣稱呼。我也問起上次那個洋人的事。老師說那個作風怪異的洋人已經離開鎌倉，又說了一些瑣事，然後他告訴我自己連日本人都很少來往，卻和那個洋人走得很近，真是不可思議。最後，我對老師說：「總覺得曾在哪裡和老師見過面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。」少不更事的我暗自懷疑對方也和我有同樣的想法吧？心中還期待著老師也會如此回應。然而，老師思索一陣子後，說道：「怎樣也想不起曾和你見過面，你認錯人了吧！」如此的回答，讓我有種莫名的失落感。

4

我在月底返回東京。老師則在更早之前就離開避暑地。我和老師告別時，問

道：「以後可以常去府上拜訪嗎？」老師僅僅簡單回一句：「可以。」那時的我，因為自認和老師已有相當交情，期待老師會有更熱情的表示。因此，這種冷淡疏離的回答，有些刺傷我的自尊心。

我經常因老師這種態度而感到失望。老師好似已察覺，又像完全不知情。雖然我經常感到些許失望，卻也因此讓我拿不定主意離開他。反而是每當我感到不安或迷惘時，就會更想接近他。心想如果更接近他的話，我所期待的結果遲早會完整地顯現在眼前吧！當時我還很年輕。不過也不是對所有人都這般真心和認真。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只對老師抱著那樣的情感？直到老師過世後的今天，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老師從一開始就不討厭我。老師經常對我表現出冷淡的態度，並不是想要疏遠我的不愉快表現。那是心靈受創的老師，對於想親近他的人所發出的警告，他想提醒別人「自己是一個不值得接近的人」。不接受他人關懷的老師，在輕蔑他人之前，早已先自我輕蔑。

我提早返回東京，當然是為了拜訪老師。回到東京時，距離開學還有二週，我想在這段期間去拜訪老師。不過，經過二、三天後，在鎌倉時的那種心情漸漸淡薄，加上伴隨大都市多彩多姿的氣氛記憶甦醒，讓我的心強烈感染到一種濃郁的新